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注疏卷八上至九下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何均

孟子注疏卷八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幷疏

離婁章句下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爲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三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爲下傚六章言大人不爲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九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十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一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二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三章言養

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四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五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十六章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七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八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九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絶識仁義之主於已也二十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一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二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三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四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二十五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為常二十六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七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八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九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三十章言達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一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躁者也三十二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别三十三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三章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

有六十一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音義畎始犬切或音犬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盟津盟音孟丁云案古文尚書無此文先儒以為此文是偽泰誓也鄗鎬音豈浩度量音杜亮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

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歴山漁雷澤陶河濵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廵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

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爲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注岐周畢郢至鎬之地○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駰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爲西伯移徙都酆徐廣曰酆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鄗池去酆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爲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録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注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

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注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濟之也音義乘音剩注同溱音臻洧榮美切杠張音江方橋也可通徒行人過者辟人之辟丁張並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焉於虔切卑辟音避䟽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

平政為首也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産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水名也言子産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産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矼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横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進夾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

杠成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二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産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産鄭卿為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産移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公三十年執鄭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説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注周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説上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注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

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注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為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注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

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親族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音義禮為之為于偽切下為服為之為父為其為得為武皆同下於下去聲搏音博極張紀力切又如字惡烏故切下惡傷禹惡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

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絶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為用矣蓋無為於其内者腹心也有為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為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為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為之服矣孟子荅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決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萊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也為臣諫則

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為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洟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摶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菜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為哉注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注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宗華元出奔晉宗華元自晉歸于宗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

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杜注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音義風諭音諷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為之士者可以從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為尊不可命以為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

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鷸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音義幾音機微也謂禍福之兆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故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衆仁義是上為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注云上為下則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注若禮而非禮

陳賈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人能弗為之也注陳賈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音義賈本亦作賈　藉慈夜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

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較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音義樂音洛下其樂而樂同覺丁音教云義當作較疏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己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中不推己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已也〇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

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賛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注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由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注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音義有惡如字惡人之惡烏路切下所惡

無惡心惡皆同難乃旦切下濟難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亦　音義好呼報切下好之而好好與此同意　貨好勇皆同忮支義切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注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注云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果能

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以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注子為父隱之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業論語禮記云也音義行下孟切下行之本行高行行惡皆同行其如字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大人謂君國

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䟽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注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音義養張餘亮切注及下養親之養得養皆同䟽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

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注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注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

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音義造七報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與之妙者是欲其如己之所自有之也己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喫詬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

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者也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注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音義　五伯

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亦音霸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音義直音值　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下同

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注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待之者以

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注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音義亟去吏切辟音壁又音闢舍音捨放方往切澮古外切涸下各切潦音老卒千忽切聞音問䟽正義曰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歎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仲尼獨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荅之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勢而流不舍晝夜是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海之中以其道之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

天之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而淌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遂溝𤱔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仞然則

注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注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内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音義強其丈切跳

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絶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畜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為禽獸今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而無滯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音義 辟音避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音義泄丁案注云泄狎也案媟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　疏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是也善言淡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皋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不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為狷者矣未嘗立牆仞崖異絕俗之道而

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總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

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别言之也言周公施為其有不合三王四事則當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

擬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注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音義熄與息同乘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

杌丁逃兀二音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謂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檮杌以其所載以記嚚凶之惡故以因名為檮杌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事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

注云乘為乘馬之事檮杌為嚚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嚚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其言檮杌乃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檮杌嚚凶無疇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五世

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子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己未有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子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孫曾孫玄孫是也今注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己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注疏卷八上

孟子注疏卷八上考證

離婁章句下疏凡三十有三章○監本訛三十有二章今改正

又疏教而不改乃歸自然○此句監本脱八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共十九字今補入

又疏是離婁一篇有六十一章矣○監本訛六十章今改正

舜生於諸馮○臣宗楷按史記舜冀州之人也則諸馮當在冀州之分風土記所云舜生於姚邱嬀水之汭在今姚邱山餘姚西六十里者非

注生始卒終疏陶河濵○陶字下監本衍於字今删

注太子發上祭於畢疏愍民惠禮曰文○監本譌忠蒙按禮曰文今改正

又疏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臣宗萬按趙順孫云畢豐鎬俱在長安

史記云文武葬於畢皇覽云文王周公皆在鎬聚東

社中則畢在鎬東明矣疏引南越志誤也

非禮之禮章注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

交報讎是也疏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史傳中並

無此文

中也養不中章如中也棄不中節注如此賢不肖相較

何能分寸○較監本訛覺今改正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疏所謂視民如子則

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臣邦綏按注中不失赤子之心分作二說觧朱子集注專採後說南軒張氏藍田吕氏及程子並主後說立論今疏於提綱處用前說而於正釋處用後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舜明於庶物注舜明庶物之情疏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臣宗萬按千古幾希之辨正在於人物分關處不訓

作事字較切

王者之迹熄章楚之檮杌○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注疏皆訓為嚚凶之類左傳稱為顓頊氏不才子漢書注崇伯之名即檮杌又周禮外史以檮杌為惡獸取垂惡以示戒也惟是史善惡並載無單記惡之義且史傳高陽才子檮戭今音檮杌亦陸德明九經釋音之誤考留青日札云檮剛木也杌樹無枝也從木從壽垂可久也從兀莫可動也史本歷久不易之書其義最

精

孟子注疏卷八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八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

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遂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注羿有窮后羿逄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

也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端人用心

不邪僻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

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音義逢蒙丁張並薄江切從年年下江切惡音烏他張徒河切辟音僻　疏正義曰此章言求交取友必乘矢丁音剩乘矢四矢　疏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己於是反妒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比之公明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之斯追挺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瘧疾發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赶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公之斯是

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瘧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自稱已為小人言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注羿有窮至殺之〇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衆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

竆門杜注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注孺子鄭大夫庚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逺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庚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

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己雖神猶享而況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己不可以已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

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注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虚無事之處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天之髙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注天雖髙

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音義栝音栝捲丘圈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是則為性矣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為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而為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利為本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人因是

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言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人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為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注以杞柳為桮棬○正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注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

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謟於貴人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注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注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音義驩音歡敖五高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悅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略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

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以我為簡略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注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注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

物奚宜至哉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注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音義難乃旦切下難矣之難其難赴乃死難皆同由丁云由與猶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義同後皆倣此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

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恆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己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己以為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

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己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己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己又當反己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顔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

雖被髪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顔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顔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之當平世至易地則皆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顔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顔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樂孔子亦以為賢孟子言至於此乃自曰禹稷顔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沈溺也亦如己被其沈溺也后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

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已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為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顔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顔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為民之急禹稷在顔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為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為民如是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鬬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為親者也如有鬬爭而不救勸之是踈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故以同室之人救鬬為喻顔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鬬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為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為踈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踈矣顔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媮於世而非賢者也

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顔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顔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宫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宫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是二者未嘗不相待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宫适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

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顔色喜悦之貌也孟子曰世
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
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
乎注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
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

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

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音義很胡懇切

僻音辟疏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子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乎孟子答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為不孝之行有五息惰其四支不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三不孝也從其耳目之所慾陷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鬬好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

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為親屬哉為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遂其子終身不得為妻子所養也章子如惑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父之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絶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言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為曾子忠謀勸使

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恠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注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音義與焉之與音預注不與同䟽正義曰此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者言曾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

人於我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傷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效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沈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伋見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伋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它以其

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埶則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注伋子思名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注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内也音義瞯古莧切䟽正義曰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别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别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荅之曰我何以有别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内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偏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

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毁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悦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昬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

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音義 饜於艷切蚤音早施從之施丁音迤注同張音易謂延施而往也播燔潘二音訕所晏切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扁扁丁毗緜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託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人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

間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與其妾非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悦從外來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苟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孟子注疏卷八下

孟子注疏卷八下考證

逢蒙學射於羿章注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監本脱門字今增入

西子蒙不潔章注西子西施疏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今史記無此文未知何據

天下之言性也章注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監本訛今天下之

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今從

閣本改正

禹稷當平世章疏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沈溺也○此

句下監本脱去亦如己被其沈溺也八字今補入

又孟子故以同室之人救鬭為喻○故監本訛固今

改正

公都子曰章疏為不若是離父之故○父之監本訛之

父今改正

曾子居武城章疏沈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監本脫沈字今補入

注伋子思名也疏年六十二嘗困於宋○監本脫年字今補入

孟子注疏卷八下考證

孟子注疏卷九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萬章章句上

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顔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疏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盖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

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燕燕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者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注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子

曰怨慕也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髙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髙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注恝無愁之貌孟子

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髙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髙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

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廪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

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為人所悦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

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音義惡烏路切下惡之惡已皆同恝張古黠切丁音界說文作忿忽也許介切為言之為于偽切下因為為不順為楚所為主當為皆同共音供禪音擅後皆放此

不見之見音現此章及下見瞽皆同少詩妙切知好之好此章惟此字呼報切餘並如字衣於既切匍音蒲匐蒲北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為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為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我所

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荅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恝恝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至于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荅萬章言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胥以天下而遷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若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

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子尚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悦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為仕則思慕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之問注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説詳矣注堯典至見於經○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胤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注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

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無所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五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大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注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注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僵因為嬰兒啼誠

至發中葉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綵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文

今不音義百行下孟切下戠行莫之行皆同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

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

而不告何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

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

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

出從而揜之注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

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

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

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為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曰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為己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

欲以為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注兹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注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何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

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注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揺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

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音義懟直類切妻七淤切下妻也妻之同捐音縁又音旋浚音峻揜張云與掩同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弤同彤弓.如字或作彤誤忸女六切怩音尼愕五各切與音餘注及下者與皆同校張音校丁音教畜許六切僑音喬重直用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仁聖所存

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旁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揜

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蓋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中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之為都君矣注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廪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弤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牀以為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為謨蓋都君者咸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憶君故來此遂忸怩其顔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民庶汝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為而不知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悅人

者與曰否至奚偽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乏圉圉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歎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為智者有知於人予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偽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校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注完治至為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

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捐梯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注干楯戈戟也至妻也○正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捭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

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制則别矣云彤弓天子之弓者彤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彤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也云棲牀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牀則主木而言棲則主取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注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産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故稱為國僑

音義舍小之舍音捨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

有庳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
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
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
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

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

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注自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音義庳音鼻史記作鼻雝音歡疏正義曰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日以謀殺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

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庳之國則有庳之國中人何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於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鯀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皡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有庳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弟只為之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庳國之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

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庳不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庳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庳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注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之注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

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注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踖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注孟子言舜攝行事時未為天子也放勛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曰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

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

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

瞍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也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音義帥音率下同蹙子六切岌魚及切踖子亦切勛音勳養餘亮切下皆同與去聲疏正義

曰此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咸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謗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爲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踖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謗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爲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勛乃徂落而死放勛堯之號也魂氣往爲徂體魄殞爲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内絶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為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矣言曰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為天子故也咸丘蒙曰至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莫非為王之土地循土之濱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為天子則是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非臣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也以其無非為王事者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逆其詩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為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

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孑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於父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瞍為父而不得臣之也孔安國注云祗敬載事也允信若順也注咸丘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也

者他經傳未詳今案春秋桓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所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注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注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注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注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注疏卷九上

孟子注疏卷九上考證

萬章章句上疏七章言賢達之理世○賢監本訛聖今改正

舜往於田章注不見於堯典疏如晉獻公九人○此句下監本脫五人二字今從閣本增入

又疏大戎生重耳○左傳云大戎狐姬生重耳疑脫狐姬二字

娶妻如之何章校人出節注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

○問一本作向

咸丘蒙章疏是為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人字疑衍文

又疏但以歌詠之辭為然○詠監本訛脉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九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九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幷疏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

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

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宫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胥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

聽從人所欲也音義諄之純切以行張去聲下行歸惡行皆同此以行亦如字暴步卜切露也篡楚患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為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天子而不

能使天子必與為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愼徽五典納於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

行堯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注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歷數列次孔安國云歷數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注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注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

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

人無所欲為而横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能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注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

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音義施澤所致切横胡孟切艾音刈治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他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

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繼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邪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為之也人莫之為然而為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

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値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於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者蓋唐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其為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注陽城箕山之陰

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駰注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注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内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注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有莘國名

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覦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命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

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歸潔其身不汚已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音義要音邀下要以要皆同苹所巾切樂

音洛下同覦音俞眠莫甸切囂五高切又許驕切幡張云與翻同推丁土回切亦如字下卷同内張音納下卷同說如字亦音稅涚音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丁注云伊訓尚書逸篇不是古文耳今文尚書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與此文小異

疏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駟之多亦且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之物往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我何為以湯之幣聘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

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為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為先覺悟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己推而内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己身而能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己負鼎俎割烹之事以為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為爾焉能浼我哉但歸潔其身而不汙己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

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汙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注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二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注有莘國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虢地又云虢國今滎陽縣是也云千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

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國注云千駟四千匹注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哉皆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即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耳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

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顔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注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

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宰之臣是為凡人耳

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

音義　癰於容切疽七余切好呼報切下及卷末自好好名皆同雝張音醜之平聲亦如字阨音厄魋杜回切難乃旦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違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

曰有命如爲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爲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顔讎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阨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爲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爲凡人也何得爲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爲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阨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況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冠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

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為司城也注癰疽之醫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注顏讎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讎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注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湣公又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公是為懷公之子湣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

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潛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潛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潛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潛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否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産地良馬

所生秉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寳宫之竒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

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音義鬻音育食音嗣繆音穆羖音古屈産九勿切乘音剩舍音捨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答之以為

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宫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茍如是不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為自鬻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宫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

云虞之忠臣也注五羖羊皮○正義曰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羊也注垂棘至晉道○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叔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謂二年假晉道滅夏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

所以據而云焉

孟子注疏卷九下

孟子注疏卷九下考證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注癰疽之醫者也○劉向說苑癰疽作雍雎衛之名醫也

於衛主顔讎由節注顔讎由衛賢大夫○臣浩按朱子集註云顔讎由史記作顔濁鄒今考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顔濁鄒家又云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然則顔讎由蓋嘗學於孔子者疏注俱未引及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疏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之臣正義云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湣公之臣矣○臣宗楷按臣字似竟屬孔子但蒙上過宋為文臣字端主貞子然以宋卿而越國為大夫其義不知何據也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疏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臣宗楷按之本訓往古義通用也則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為一句之秦為一句畧一小頓遞下七十句更有神味辨義云考史記所載乃是晉虜

百里奚以為媵於秦非百里奚自之秦且無去虞即往秦之理孫疏遂往之遂字亦非

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疏荀息荀叔也○叔監本譌淑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九下考證